

那水那河

残
帚
著

NA
SHUI
NA
HE

— 长 —
— 篇 —
— 小 —
— 说 —

平旦题



一个陷入困境的九只蛟
一条休眠经年的古航道
复兴路为圆中国梦
青春火苗在平凡中燃烧
笑过哭过心更执着
不忘初心砥砺前行
故事像一幅生动的画卷
又像一曲时代的浩歌



文匯出版社

残
帚
著

NA
SHUI
NA
HE

那 水 那 河

平白題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水那河 / 残帚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496-2645-8

I. ①那… II. ①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37582 号

那水那河

著 者 / 残 帚
责任编辑 / 熊 勇
出版策划 / 力扬文化

出版发行 / **文匯** 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/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字 数 / 780 千字
印 张 / 44

ISBN 978-7-5496-2645-8
定 价 / 98.00 元

CONTENTS 目录

序 篇 小秦岭救美 / 2

第一章 梦幻世界九只蛟 / 7

- 01 凤投九只蛟 / 7
- 02 天赐的机缘 / 19
- 03 愁心对危楼 / 33
- 04 爱情谁买单 / 42
- 05 心灵的拓片 / 48
- 06 情断风雨夕 / 55

第二章 寒流掠过风搅雪 / 61

- 07 女人豌豆心 / 61
- 08 碰碎的酒杯 / 72
- 09 寒凝摘心人 / 77
- 10 又见花影动 / 86
- 11 压半城泼醋 / 98
- 12 冰河沉慈心 / 107
- 13 泣血老磨房 / 117
- 14 心上的肿瘤 / 123
- 15 青春的颤音 / 132

第三章 苍海人生苦寻舟 / 139

- 16 冷遇九只蛟 / 139
- 17 真爱一点点 / 147
- 18 八个小玩意 / 151
- 19 好物难为伴 / 161
- 20 切爱的箴言 / 171
- 21 荒芜的心田 / 179
- 22 欢腾的乐园 / 187
- 23 云破天不开 / 197
- 24 小丑恶作剧 / 209

第四章 昔日流水筑新梦 / 221

- 25 唤醒响水河 / 221
- 26 别了莫州城 / 233
- 27 木傻二瓜汤 / 241
- 28 相煎两地心 / 248
- 29 情人节的夜 / 258
- 30 早春第一漂 / 265
- 31 山庄清洁工 / 271

第五章 天缘人心伴坎坷 / 279

- 32 得失半颗心 / 279
- 33 还我一个吻 / 287
- 34 拆掉感情屋 / 300
- 35 扬眉剑出鞘 / 310
- 36 浪打九曲溪 / 319
- 37 恶心的老公 / 328
- 38 乱麻一筐篮 / 333
- 39 生活万花筒 / 340

第六章 迷茫吞噬打工妹 / 346

- 40 寄我一瓣心 / 346
- 41 放野还本性 / 353
- 42 吞迷药落阱 / 360
- 43 玉碎一天恨 / 371
- 44 难尽一颗心 / 377
- 45 男孩女娃药 / 387
- 46 病来玉山倒 / 396
- 47 寄语龙石行 / 403
- 48 视察响水河 / 413
- 49 人去两眼空 / 419
- 50 心尖一根刺 / 428
- 51 阴阳迷惑阵 / 437
- 52 醒悟后迟了 / 442
- 53 路由白云尽 / 451

第七章 鸟儿为你别投林 / 459

- 54 车等山前路 / 459
- 55 石上有好月 / 466
- 56 中华结同心 / 479
- 57 心在痴漩涡 / 488

58 错中铸大错 / 498

- 59 脚踩阴阳界 / 506
- 60 画不圆的圆 / 518
- 61 血凝的承诺 / 525
- 62 掸洒泪有声 / 541
- 63 紫簪入兰园 / 546

第八章 漂在青山绿水间 / 555

- 64 响河漂起来 / 555
- 65 流去的记忆 / 564
- 66 只待鸳鸯俦 / 575
- 67 花飞天外天 / 583
- 68 干妈也是妈 / 591
- 69 男女小舞台 / 597

第九章 难攀亲的八里峡 / 607

- 70 初探八里峡 / 607
- 71 月照野岭头 / 613
- 72 再探八里峡 / 618
- 73 真情的关爱 / 627
- 74 远去的歌声 / 633
- 75 一死了残生 / 640

第十章 猛士舞台雷雨电 / 647

- 76 春晖寸草心 / 647
- 77 凡心一把锁 / 655
- 78 哪山有弥陀 / 665
- 79 风雨大洗礼 / 674
- 80 真情一曲天地间 / 681

一部讴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 / 689

后 记 / 692

故事梗概

私营企业家秦楚元，在莫州投资创建了九只蛟游乐园，却因决策超前，好梦成空。市领导非常关注九只蛟的命运，及时调整了思路，大力动员和引导民间资金，推进莫州私营企业得以迅猛发展，从而使旅游产业链得以形成和提升。在这场拼搏中，九只蛟里的打工仔勇敢地披挂上阵，扶持秦楚元奋力二次创业，于是，事业、爱情、道义，纠结难解，危情、陷阱、无奈，接踵而至。故事生动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，非同一般的人际关系和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。人生本来就是一个画不圆的圆，是个多梦的梦，《那水那河》给读者们呈献的，是山民们走入现代文明的过渡地带时，留下的一幅可歌可泣的生动画卷。

【本故事纯属虚构】

序篇 小秦岭救美

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个人。早起晚归都为谁？朝看云霞晚看月，似水流年去不回。生死缘，啼笑泪，情仇爱恨一台戏。春华秋实人老去，星转斗移世事真，天天日月催。一人一颗心，一人一张皮，怎样人生才无愧？冷为雪花暖为雨，物华天宝转非。天地恩，寸草心，誓语初心不可违。剖腹掏心见肝胆，地老天荒扶犁人，点点殷红血。

繁星下的莫州群山，一片苍茫，沉寂。一堆破墙烂瓦下面是秦楚元的家，一阵咳嗽屋里燃起了松明。秦楚元向祖宗堂上叩过头，留恋的目光，从那破旧的土炕、锅台和日用家具上扫过，停在装着被子的塑料袋上，然后背起它，推开身边的破瓢烂罐，毅然出门，消失在黑暗里。

摇动的火把，从四面八方一处滚动，农民工汇成火的洪流向前奔涌。

小秦岭金矿，夜以继日地沸腾着，开山的炮声不停地轰鸣，一排排蘑菇云腾空而起，巨大的冲击波，掀翻了一个个山头，狭窄的山沟里、便道上，拥挤着背矿人，男女老少都有。男人转过身就撒尿，女人们不敢瞥他们一眼，急忙走开。汽车、马车、人力车，混杂着向前拥挤，喇叭声、吵闹声、吆喝声溢满山涧。秦楚元尽管年轻强势，但是腿伤严重，依旧背着巨大的矿石跟进。

十年血汗，十年拼搏，狰狞无情的石头，在鲜血和生命孕育中，变为金水，冲向山下，闯入都市，迅速地改写着历史，改变着一切。曾经拥抱亲吻它的人，老的老了，死的死了，富的富了。

秦楚元开着小车在山涧穿行，爬尽坎坷，登上大山之巅。巍峨的秦岭，蜿蜒的黄河，雄伟的古城西安，无垠的八百里秦川，天下奇险西岳华山，一一映入眼里，浮上心头，蓬勃的思潮定格在一代伟人邓小平巨幅画像前。

山涧加水站，站外停着一辆满载的牛车，赶车人正在用啤酒喂牛。加水站里，开出一辆小车，车内坐着两个人——司机和一个彪悍的大胡子望牛而笑。大胡子喊道：“呵！现在生活好了，人吃啥猪也吃啥，你见过牛也喝啤酒吗？”

“会整啊！给牛喂啤酒，那爬山的劲一定更大，绝招。”司机方正说，“真是一天一个奇迹，一个地方一层天。我们响水河水多美啊，清湛湛的，永远流淌不完，却在这儿掏钱加水。”

“响水河并不比山沟沟好。我们小时候，冬天在小河上溜冰，夏天在小河中玩水摸鱼，用草棍儿做很多水轮，比着看谁的转得快，还沿着小河修起一串串漩涡，比赛谁的漩得快，能打出漩眼，又往漩涡里扔叶子，比着谁的叶子旋不下去。修那玩意是要有一定技巧的。”

大胡子乐得侃侃而谈。

“我们也修漩涡，我媳妇每次都赛过我。”

“瞧你，说起媳妇美滋滋的，应该结婚了。”

“人家年龄不够。”

“再回家时，我给你弄两瓶茅台，往文书面前一堆，保管十七赖成十八的。记住，搂小媳妇睡觉，可别忘了老哥。”

“你搂过吗？”

秦楚元笑了，“咚”地给了方正一拳。

小秦岭，迎接夜晚到来的群山，依然没有停止沸腾。山路已经昏暗下来，打亮的车灯在山间到处穿刺，车灯穿过峡谷，照亮了远方的盘山路，山路上一个人正在狂奔。车子拐弯了，拐来绕去，又照见了那个狂奔的人，似乎是个女的，三个男人在后面猛追。

“方正，冲上去。”秦楚元喊道。

车子在弯曲的山道上奔突，好几次几乎驰出路沿。前面的路上再也不见人影了。

“减速。”秦楚元说，“调头。”

方正把车子调了头，缓慢地向前滑动着：“老板，他们肯定躲起来了。”

“可能。”秦楚元说着，两个人的目光不放过路边任何一个可疑的地方。

“老板，我觉得不会是抢劫。”

“对，一个女人不会揣着钱摸黑赶路。看清楚是个女的吗？”

“肯定是。算了吧，老母猪上山——自个寻的挨狼巴。”方正说，“老板，或者那就是个婊子，骗了嫖客的钱，那她被人家抓住活该。”

“不管什么原因，先把她当良家妇女救下再说。”

方正没吭声加大油门。

“停车。”秦楚元指指前方说，“看清楚路边那块大石头，看看是不是躲那儿了。就停这儿，别让把车砸坏了。把榔头带好，关灯下车。”

巨石后面，三个男人已经按住了那个姑娘，一只大手死死地捂着她的嘴，男人们拼命地把她缩成一团的身子拉直。

“哼，是老虎今晚上也逃不脱啦，乖乖依从我们，既赚钱又痛快，不亏你。”

“自自在在地挣钱，多美啊。上秦岭山来的人，哪一个不是为了捞钱，我们给你钱。”

“以后，我们把你养起来，这山上有的是金子、票子，缺的就是婊子。”

三个男人喘息了一会儿，便把姑娘翻得仰面朝天，死死按住，一个人便爬上了身，压得姑娘挣扎不得。

“快，快点拉掉裤子——她的裤子。注意噢，把手和脚抓牢。别让把人抓伤了，还是让我腾出手自己来。”那个压在身上的男人喘吁吁地说。

“他妈的，到这儿寻死来了。”秦楚元大喝一声，手中半截钢钎落下，砸得巨石火花四溅。三个人闻声已跑开了两个。方正一把揪了那个压在姑娘身上的男人，按在地上就踢了几脚，那人“哎呦”叫着，叩头如同捣蒜。

秦楚元踩在那人背上说：“拿刀子来，把这个狗日的阉了，别让他再去害人。”

“好。”方正掏出跳刀，在石头上磨着。

“啊！别。爷，你就给小人留个命根子吧。要玩，请上，我们把人已经整顺了。爷，她可能还是个没开苞的，长的可漂亮了，我帮你们按住她总可以吧。”那人望着刀子，赶紧系紧裤带。

方正正在那人鼻尖上不住晃动刀子说：“掏，把老二掏出来。”

“两位爷，两位祖宗，你们也是山上的，山上的男人苦啊，一个个僧不僧，道不道，跟饿鬼一样，谁不谗啊。那炮捻子一点火，谁知道死呢还是活着。饶了我吧，山不转路转，好人有好报，我也不是忘恩负义的，两位爷，放我走吧。”那人哀求着。

“掏钱，给人家赔了再说。”方正说。

“有，有，我给。两位爷，你把她还是给我们留下吧，晚上没事干，让我们玩玩。”那人说。

“还想玩啊。把刀子给我。”秦楚元抓过刀子。

“爷，饶命，再不敢了。”那人又赶紧叩头。

“掏出来，我给你从根剝掉算了。疼是有点疼，要不了狗命的。掏。”秦楚元发火了。

“快点掏，让爷给你连蛋一块割了。”方正向前一步说。

“对，拿那家伙泡酒，能生精、强身，百岁不老。干吧！”秦楚元得意地说。

“爷，亲爷爷。我就这一点本钱，割不得的，求爷爷给我留下。钱，我给爷掏钱。”那人慌忙掏钱。

“爷，谁没个家？谁没个错？请你二人再积点德，放了他。”那女子突然说话了。

秦楚元把那人一脚蹬开，上前对那女子问道：“呃！真是你说的？破身了没有？你还是姑娘吗？”

“是，我还是姑娘。”那姑娘见已得救，急忙挣扎着回答。

秦楚元拉了一下姑娘，没有拉动，方正过来了，两人一起把她扶起，可是，她颤颤索索，软得站不住。

“抱上她。”秦楚元见方正犹豫，夺了他手中的榔头，吆喝起来，“听见没有，抱上车去。”

方正正要抱时，那姑娘退缩起来：“爷，不会再害我吧？”

“老板，你看看，一个不知好歹的贱货，扔下别管了。”方正生气地说。

“过来过去都是男人。她能不怕吗？”秦楚元说。

“你是好人，你抱她吧。没听人家说她很漂亮吗，也该你抱回去做媳妇了。”方正说。

“你敢羣，想挨揍吧。”秦楚元跨上一步说，“没看见这姑娘是在难中吗？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吧。好，我抱，你也别上我的车了。方正，以后咱俩就永远拜拜啦。”

“方——”姑娘重复了一下，“方正。方正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方正问。

“方正，你真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？”姑娘坐在地上哭了。

“好丫，你真是好丫？”方正喊道，“老板，这、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孟好丫，我媳妇。”

“哈哈，这么巧，替你捡了个媳妇。还不往车上抱等什么？”秦楚元说着走上车去。

帐篷内，黑暗中，草铺上一人一个被筒，两个男人中间蜷缩着孟好丫，虽然谁也看不见谁，但是，都清楚地知道，三个人谁也睡不着。无论哪个男人翻身，孟好丫便立即转过身子，背对人家。秦楚元坐起来，抽了支烟，趁着微弱的火光，他朝孟好丫看看，压灭了，他又睡下，裹紧被子往旁边翻了个身，离她远点。

“这真是折磨男人。”秦楚元难受着。

方正真想给孟好丫说点好话，暖暖她受伤的心，伸出的手又不敢碰她。

秦楚元翻身坐起来埋怨着：“这是干啥？活受罪么。干了一天活，再熬一夜眼，明天咋样干活啊？”

方正和孟好丫吓得不敢吭声。

“方正，你睡死啦吗？装什么呢？”秦楚元叫着。

方正正要爬起，被孟好丫摸过来的手压住了，他只好静静地躺着。秦楚元划根火柴，方正和孟好丫急忙闭上眼睛。

“起来，起来。别装睡了，都起来。”秦楚元硬把他们俩逼起来坐着。“你呀，叫你一个人睡，你害怕，叫方正给你做伴，你又不不要，这样睡着就好吗？活受罪。方正，你老实说，你两个真地订婚啦？”

“订啦，是娃娃亲，我不骗你。”方正说。

“你说。”秦楚元又对孟好丫说。

“是的，老板，我们是有媒有证的。”孟好丫怯生生地回答。

“未婚夫妻也是夫妻。你多大了？”秦楚元问。

“快二十啦。”孟好丫回答。

秦楚元点燃蜡烛，对孟好丫照照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便说：“不够年龄吧，一脸的娃娃气。”

“虚岁，也快过二十岁了。”孟好丫说。

“都一样，够了。”秦楚元站起来说，“你俩起来。跪下。给老祖宗磕头。给爹妈磕头。给我也磕个头。”

方正和孟好丫跪在被子上任凭着秦楚元摆布，头磕过了，跪在那儿等候发落。只见秦楚元掏出一大把钱，往孟好丫面前扔去：“你俩互相磕个头，磕。”

孟好丫和方正犹豫了一下，只得依从。

秦楚元满意了，笑道：“今晚我说了算数，你两个结婚啦。”

“不行，大爷。”孟好丫慌忙地说。

秦楚元摸摸络腮胡子说：“我有那么老吗？叫声大哥就成了。”

“大爷——大哥，我们不能算结婚了，不能算数。”孟好丫急了。

“你呀，知道不？秦岭山上是贼窝子，满山金子吃不成。吃喜糖，闹洞房，你们做梦去吧。方正，你俩做夫妻吧，门关好，睡醒点。”秦楚元说罢，拉床被子出门了。

“老板，这不行。”方正喊，“不能走，你别走。”

秦楚元回过身说：“半夜了，你吼啥？搂你媳妇去。”

秦楚元从窝棚里出来，在岩窝子一个石台上摊开被子，半依起身子看星星、抽香烟，想着一连做成几件美事，心里很得意。狗子狂叫起来，他以为有人偷矿，四下走了一圈，没有发现什么，狗也不叫了，他准备去睡。秦楚元走过方正两口睡觉的那个棚子时停下了，听了听，静静的，都好着，就轻脚轻手地走开。

秦楚元再也没瞌睡了，他知道今晚又熬光眼了，瞅着方正的棚子只觉得好笑，那小两口怎么也没想到，好事忽然成真，明年又该出世个小人儿了。这一想，秦楚元来神了，老天总是及时地把柔和的月光赠予有情人。当年在印月石上，自己也曾披着这般柔和的月色，把好事做得天摇地动，并无人知道。他不由得自叹起来，那追求实在太单一了，怎么就弄不下个儿子呢，而今已经三十多岁了，夜夜摸枕头，溜草铺，还留恋这荒山野岭头干啥？人生是等不来第二个青春的，也等不来那种同模同样的红颜知己。满地金子挖得完吗？再多的钱也只是一疙瘩纸，比不上媳妇热火，比不上家庭温馨。下山吧，该回莫州了。

秦楚元蓦地翻下石台，想冲进窝棚去，把方正从那女子肚子上拉下来，拧掉他那祸根子。今晚，干不该万不该，不该两个男人一唱一和，简简单单的就一个小女子收拾了，这样给人家父母咋交代呢？秦楚元痛斥自己，这和刚才那几个坏男人没有两样，都是畜生。但是，他又停止了向前走动，摇头无奈，迟了，干柴见火，生米下锅，早已煮成一锅粥了。秦楚元又躺下，下决心合眼入睡，人心好坏都交给老天去评判吧。

方正走来了，手中握着钱，把秦楚元推了推，贴着他睡下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，丫头呢？”秦楚元问。

“大哥，先把你这钱收回去，好丫不肯要。”方正说着把钱塞在秦楚元怀里。

“方正，我糊涂了，怎么让你干了一件对不起那丫头的事。”秦楚元爬起来说，“没结婚证，没做宴席，名不正，言不顺，干坏了，坏了。”

“我跟她没成。”方正遗憾地说，“好丫不答应，揍我跟擂鼓一样。大哥，你猜她想哪儿去了？”

“她能想哪儿去呢？”

“她骂我和你是一伙贼，肯定早有共谋，前半夜你把她让给我，后半夜我又会把她让给你，说着还要跳崖，我赔情道歉还不行，好话说了万万千，这阵儿才睡着了。”

孟好丫听他俩说话，也摸了过来。

“她睡着了以后呢，你弄成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怎么还敢呢，想给她擦眼泪，手也不敢向前伸。”

“你有屁用。”秦楚元一说，忽然“噗哧”笑了，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她叫好丫，姓孟。”

“孟好丫，没遭伤害就好，苍天保佑你了。”秦楚元有点激动。

“大叔，都别说了。女孩子真是祸害，搞得你们都没法睡觉。咱们都回窝棚睡吧，我在哪个拐角缩一夜就很好了，你的恩情我永远记着。”孟好丫走过来说。

“说过了嘛，我没有那么老。我还没有儿子，没有老婆，我干吗要老呢？给你们当大哥就不错了。”秦楚元向孟好丫走近一步说：“孟好丫，今晚我本来是好心好意让你俩把亲成

了。可是，我错啦，你是个好丫头，很好个丫头。留下来，和方正一块跟着我干，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，行，大叔——哦，大、大老板。行的，真的我愿意。”孟好丫感激地说。

“哼，流了眼泪不退仗你做得到的吗？”秦楚元又问。

“行，我肯定行。”孟好丫说。

“我这几家伙你受得了吗？方正都领教怕了。”秦楚元说，“方正，要是舍不得孟好丫眼里流水，明天你俩都另寻主去。”

“大哥，你先用着试，要是好丫不好使，我领她走不就完啦。”方正说。

“也好，不在这儿干了，咱们一块回莫州，把这山头扔了。”秦楚元说。

“什么，你要把这遍地票子扔了？不能呀，大哥。”方正惊异地说。

“我搞的全是废弃的尾矿，在矿渣中碾金子，现在不行了，也腻了，不在这玩啦。”秦楚元说。

“大哥，我碍你们发财了，还是我走吧。”孟好丫从心里害怕秦楚元了。

“我都一大把胡子了，这山上没有给我生孩子的东西，我要回去。”

孟好丫听得害羞，捂了脸背转身子，方正向秦楚元靠拢说：“大哥，你还理会要媳妇？”

“别叫我大哥，这阵子我真想弄死你。”秦楚元推开方正说，“回到莫州你俩照好丫的模样给我找一个，不然我就抢她。”

“好丫漂亮，你真的眼红了。哈哈……”方正逗着秦楚元。于是，两个男人大笑起来。

孟好丫听得分明，低一脚高一脚跑回窝棚，把着门框，畏怯地回头看着两个男人。她要不是害怕又遇上歹徒，真想再跑。

第一章 梦幻世界九只蛟

01 凤投九只蛟

光棍老总，就是要留下这个军嫂，看谁敢拿她不当人看。

鸡鸣了，狗叫了，天亮了，秦楚元搬家的大蓬车队浩浩荡荡起程了。崎岖的山路本来就十分拥挤，这一塞几乎弄得寸步难行，直到日落西山才进了莫州城，奔驰的车辆一下子把他们送进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——“九只蛟游乐园”。第一个瞠目结舌的便是孟好丫。她吃惊地问：“啊！方正，走错了吧，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这就是过去的西滩，咱秦总现在的‘九只蛟游乐园’。”方正说。

“天，这简直是个城中之城呀，咱们怎么能有这么有钱的老板？”孟好丫惊诧不已。

旁边的石嫂也觉得惊奇，说道：“秦老板要把我们拐的卖了吧？”

秦楚元站在一堆砖块上大声喊道：“大家看看，好好看看，西河滩在哪儿？九只蛟游乐园——这是我们的新家，也是在复兴路上我们的一个新起点。我们整天生活在大山夹缝中的人，也在城市里有了一锥之地，该扬眉吐气了。大家洗罢吃饭，早点休息，明天上班分头去作准备，为我们九只蛟筹备一个隆重的开业庆典，为我们莫州锦上添花，争气放光。”

难以释怀的兴奋，谁也不肯入睡，特别是女人们更不得了，笑语连天，此伏彼起。

“我呀，真没看出咱老板，才几年就富得腰有筐篮粗。”石嫂说，“我要是他呀，一天捣换一个小姐，游西安、游北京、游上海，夏天去西藏乘凉，冬天往广州晒暖暖，那才美死呢。比如我，你闻闻香不香？”

孟好丫打着喷嚏忙说：“好呛哦，快离我远点。”

石嫂惋惜地说：“唉，改革把你白改了，你上山来干什么，女人不开放，赚得来男人们的钱吗？依我说，你上山来就不应该带个那么好看的脸蛋，你那眼珠子一转，我的心都跟着跳半天。”

“石嫂，你再讲坏话，当心方正修理你。”孟好丫警告着。

“呦，快放他来吧，我浑身那儿都痒呢，哈哈。”石嫂笑得要死。

九只蛟灯火通明，安装工人还在加班。在另一房间，秦楚元还在和方正抽烟喝酒。

“方正，现在咱们搬进九只蛟了，不同于秦岭头上搞山地游击战啦，你是机关出来的，咱得按机关工作的样子来抓，你有啥想法吗？”秦楚元问。

“有。”方正说，“咱不只是个经济单位，还应该是一个精神文明的窗口单位，经济要搞上去。光辉形相也要打出去、亮起来。”

“不好搞啊。”

“万事开头难嘛，只要你好好的出主意用人才，会一飞上天的。”

“咱俩肯在外面跑，园子里的事只有让孟好丫去办了。”

“招人吧，好丫她干不了。”方正说着续了支烟，“老大哥呀，说到这里我又要老调重弹了。”

不等方正说下去，秦楚元便摇手制止：“走，看看孟好丫在干什么。”

孟好丫正在翻看单据，秦楚元说：“还看什么，我俩来了不欢迎吗？”

“啊，吓我一跳。你俩看看这是帐吗，一片一片票据糟糕透了，快帮我整理吧。”孟好丫说着也没往起站。

“别大惊小怪，私人企业没人管的，就这东西我那里还有不少呢。”秦楚元说。

“秦总，我真不明白，人家都在修楼房，包工程，开矿山，起早摸黑挣钱，你干么弄这东西，勾引人们不务正业来玩呢？”孟好丫说，“我们中国人还没富到熬煎钱花不出去呢。哼，照这样玩下去，今年盼着明年富，明年还穿烂裆裤哟。”

秦楚元笑了：“我错了吗，好笑吧？让方正跟你讲去。”

“这也是挣钱，而且是个效益非常可观的独门生意。”方正说。

“我可没说你错了，是佩服你会花钱。”孟好丫红了脸说，“秦总，你没向人打听一下，花那么多钱，这本钱你收得回来吗？”

秦楚元毫不在乎地说：“收不回本钱，就让大家白玩吧。说不定飞速发展的经济，很快就会改变人们的需求，希望会很好的。”

“经济越发展，人们越是拚命地抓钱，谁舍得把钱白给你抛。”孟好丫说，“几千万啊，你游着玩着花得完吗？劳累一场不说了，金子银子白摔在西河滩，全炕芽了，希望在哪儿啊？等着霉烂吧。”

秦楚元的眼里射着冷光：“就不会讲句吉利话？我运气好，肯定干啥成啥。”

“但愿心想事成。”孟好丫言不由衷地说。

孟好丫的话像瓢冷水，泼得秦楚元心凉半截，这种话他以前不是没听过，没想过，钱袋子花空后再听时，耳边就像响起了学校里的铃铛声——咣、咣、咣。他失眠了，看看时间，又一个星期天来了。

星期天，小伙们喜欢压床板，女人们忙着搞卫生，市长张远听说秦楚元已迁入九只蛟了，一高兴背起钓鱼竿就要前去看看。不看还了得，看了更喜人，难怪如今的莫州人都爱对外人吹嘘九只蛟，因为它大，它新，它特。他知道在同级市里九只蛟的确占了第一，真成烂套子包珍珠——厉害了。

园子那边，市长张远头戴安全帽在工地调研，焦急地寻找茶炉。孟好丫提着大茶壶走了过来。

张远问：“姑娘，这工地的茶炉在哪儿？”

孟好丫笑了，举起大茶壶说：“这不是吗，刚沏的，比工程队的开水清亮多了。大叔，你接好哦，别烫了手。”

“谢谢。了不起啊！一块不毛之地，转眼就变成金不换了。”

“不是的，金子银子种在这儿都不出芽了。”

“那怎么还干？”

“大叔能不知道吗？领导们需要面子工程，秦总也乐于掏大钱给自己贴金。市长手中有的是高帽子，我们秦老板戴了能不晕头转向吗？你在哪个工程队上班，老板怎么样？”

“也和你们秦老板差不多。有一些怎样的官，也有一些怎样的民，没钱盼有钱，有钱不会花，把钱烧没了还不知怎么没的，挺可惜。”

“那倒没烧过，谁会嫌钱多呀。”

“丫头，我说的烧钱，意思是老板投资取向错误，弄得大赔本，甚至血本无回。钱烧了还留点灰呢，钱投错了有可能啥也没了。民营企业遇到了一个严重的新问题。”

“对。山沟沟的人也玩现代化呀，上山打柴，下山卖柴，辛辛苦苦攒的钱，还不够一家人往过山车上转一次。其实吗，也不能叫这些玩意不停地转，要命，挣钱比抢人都厉害。大叔，你哪天当了老板，收我给你跑腿噢。”

“我是老板呀！我是你们莫州市新来的市长——张远，你张伯伯呦。”

“你是市长张伯伯，有这种天缘吗？这么大个能管老板的大老板，吓掉你娃的魂了。”

“领我看你们秦老板在干什么，九只蛟搞起来了，可不能让它闲着。”

“张伯伯，人家大城市里人需要它，我们莫州人穷，迟早还不把它推到响水河里去了。”

“丫头啊，我们要实现强国富民的复兴梦，民营企业承载着半壁江山，你也重任在肩哦。丫头，你在园子里管些什么？”

孟好丫搬指算算：“说不清呢，反正老板不管的我都得给管。”

张远笑了：“官还不小呀。那我就要请教了。”

“不敢不敢。”

“如果游乐园成了摆设品，怎么办？”

孟好丫难为情地重复说：“还不如摆设品呢，报纸上称它是僵尸企业，太可怕了。怎么办呀，已经是个聋子耳朵样子货了，没办法啦！”

“怎么办？不是好对付的。带我找秦楚元去，看看他有什么高招，能把九只蛟搞得火爆起来。”

孟好丫急忙扯住张远的衣襟：“张伯伯，那得请你捎个活。”

张远好奇地问：“什么活？”

孟好丫神秘地说：“大得很是个急事。”

“多大的急事呀？”

“张伯伯，有秦总扛着，九只蛟或者还有点希望。但是，他是个光棍汉，万一九只蛟暖不住他的心，再往别处找个媳妇，那弄得他心也散了，人也跑了，九只蛟就完了。所以，你要催他赶快结婚生娃，把他牢牢地拴在这园子里，这比啥事都重要。”

“秦楚元多大了？”

“四十。”

“有人订娃娃亲，有人搞早恋，他四十岁还打光棍——什么原因？”

“张伯伯，你瞧，他来了。”

在简陋的工棚里，张远还在和秦楚元交谈。张远说：“或者是我对你创建九只蛟游乐园的贡献低估了，或者是我对莫州市经济条件缺乏全面了解，在园子还未剪彩开业前，问题已先期而至，怎么办？”

“张市长，你一点也没说错，莫州人养活不起这样的游乐园。赔就赔吧，只要大家玩得痛快，我心里还是甜甜的。”秦楚元说。

“孩子不小了吧，上大学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要是老婆有孩子，我能活得这么轻松潇洒吗？张市长，我秦楚元，妈生我时，家里只有五毛钱。妈妈用它扯了一尺布，给我缝了件小褂子。近来我也在想，这西河滩是我的吗？把它弄成游乐园，它还是我的吗？其实我什么也没有，只是给莫州扛回了几疙瘩人民币。事办大了我不是赢家，事办砸了我并没有失败，我还算有点知得、知失、知饱、知足吧？”

“我算看清了，在莫州你抢先十年把英雄当了。我赶来干什么，看你大开园门睡大觉，替你们填坑补壑，听民声斥责？”

“张市长，你说对了，人让我当了，丧面子留给领导了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，这样说太沮丧。我们应该搞清，到底是驴不曳还是磨不转，要为我们给

力九只蛟找到切入点。”

“在冲动中开工，在奔命中忙碌，弄成后才知道九只蛟是个废物，真的船大调头难了。”

“不难那让我和你干什么？”张远抽口烟说，“老秦啊，眼下该干什么，怎么干，你不能作‘事中迷’，找个能干的媳妇便是你的左臂右膀。”

送走张远，秦楚元还在沉思着。方正进来了，还没坐下，秦楚元的手就伸过来了。

“大哥，你干什么呀？”

“喜糖呢？”

“我们把结婚证领回来啦，好丫还是不结婚嘛。”

“你就没办法啦？方正，来个新市长，别想再睡囫囵觉了，还想回家结婚，早点把旗子卷了。”秦楚元说着摸出一串钥匙，“拿去，就那个小院，什么都买齐了。领好丫去看，进去后，把大门反锁——知道了没有？成事了再过来，我领你两口下馆子。”

“大哥，那是你买的，我们不能住。”

“没听清吗，那是我给你们的。”

“这怎么成？”

“还待这儿干什么，要我偿你拳头吗？”

方正走了，秦楚元难受了。人家幸福去了，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心里的挠躁，于是他沉默着向响水河岸走去。

响水河从上游八百里地域流来，在莫州城西以轰雷滚雪之势冲出隘口，落入平川，然后，舒缓地绕过城下，折向南去，又开始了它漫长的山峡之旅。就是这样一条小航道，曾经像脉管一样，连通了西北和东南的经济，驼马西北来，船楫东南至，捎客辐通，商贾云集，造就过莫州昔日的辉煌，于是，莫州城就成了秦楚要津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莫州城下的江面上，最后一只古船消失了，响水河休息了。往后的响水河，偶尔也伸伸腰，发点野性，总会弄得一江两岸堤毁田淹，响水河渐渐变成了一条祸水河。

秦楚元望着响水河，仰天长叹，想起人说过女人是祸水的话，这时候祸水怎么就不是女人呢？忽然，他发狂地喊：“响水河，我来了。”于是，猛地跳了下去，击水拍浪，发泄起雄狮般的凶猛。

方正和孟好丫在他们的新床上亲热缠绵，方正蓦地压在孟好丫身上，孟好丫吓了一跳，“你干啥？”孟好丫问。

“结婚证拿到手了，还怕什么，老板让干。”方正有恃无恐地就给孟好丫脱衣服。

“下去，你给我下去。”孟好丫推开方正，坐起来说，“你们哥俩总想着作坏，这不成。有结婚证，那是法律这一面，不正式举行婚礼，人们不笑话吗？”

“大哥说没空搞那么排场，让咱们先作夫妻，以后他一定补办待客的事。”

“园子里太忙了，我也想越简单越好，不过，再简单也得手续齐全。这样成不，你叫大哥去，咱们当着他的面，给老祖宗磕个头，三个人出去吃顿饭，总得人情在先。”

“你真会坑人。行，我叫他去。”

江流悠悠，岁月悠悠，寒来暑往，九只蛟游乐园内的脚手架退位了，各种游乐设施相

继到位，雇员日渐增多，九只蛟游乐园开业了。

秦楚元和方正在园子里走着，方正高兴地说：“大哥，你真行，把一块破沙滩整得这么美，真是给响水河镶上了一颗明珠。”

“不好由它吗？几乎弄得我骨干髓尽。”秦楚元得意地说。

九只蛟游乐园的确很美，园内有园：健娱园，海子园，攀援园，童趣园，美食园。虽然都不算很大，但是布局合理，构筑别致，是一所中西合璧的园林式建筑，那山虽小，却造得奇秀，岩险峻，流水有声，奇树野藤点缀其上。“海”也造得很野，画亭烟柳，绕岛穿桥，各色游船像天女散花般在海面上游弋。整座园子美景如画，曲径如网，从未见过的西洋景，巨大的摩天轮、过山车，更是吸引了无数游人。大堤上建起了两座亭子，上游处叫醉风亭，下游处叫追月亭，两亭相距五百多米，堤外江水落差大处，已经改造建有回旅游。曲江旋流，惊涛拍岸，极富刺激。崭新的游园，奇异的趣乐，花团锦绣的装点，整日游人如织，欢声笑语连天。

秦楚元在园子里溜达，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。方正擦洗完车子向他走来。

“方正，你看看这园子多美，还留不住人啊？招进来的都是些年轻孩子，没有人能扛大梁，你还是继续帮我干吧，九只蛟不能没有你。”秦楚元说。

“让好丫留下来就可以了，我已经连续停薪留职两次，再不回单位上班，会被除名的。”方正说。

“除名也好，给单位空出个岗位，让别人也可以有饭吃嘛。”

“大哥，我也不是真心想离开你。要我和好丫都留在九只蛟开夫妻店吗？负作用太大。”秦楚元无奈地摇摇头。

“还有呢，本来就应该大麦先黄，可是下山三个年头了，你怎么还不急呢？留下好丫也好替你拉扯个姑娘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”方正说。

“你管大麦先黄还是小麦先黄，我不耽误你们生孩子还不成吗？”

“我也骂过好丫，招工搞了三次啦，怎么就给你搞不到一个如意的姑娘。”

“我看好丫招进来的都不错，我的事还是放着。”

“大哥，你看看你这人，怎么总是一罐醪不起的米酒。”

“哎哟，你这一说叫我想起浆面条了。你叫好丫去找浆水，好好做顿浆面条，让我们饱吃一顿过个瘾。”

“秦总，请留步。”孟好丫叫着追上前来，“秦总，你看看这张表怎么办？”

“招工的事你负责到底，我不管。”秦楚元说。

“你看看那边，就那个背对着咱们看游园须知的，就是不该是个军嫂。”孟好丫不无遗憾地说。

“军嫂怎么啦？难道军嫂就不过日月光景？照顾一下收进来。”秦楚元说。

“一个军婚，三年大牢。招工招出祸来可别怨我。”孟好丫说。

“我还非把她留下不可，看看谁敢拿人家不当人看。”秦楚元发火了。

“那好，定下来了。”孟好丫高兴地捂着嘴笑了。

“大哥，看看去，是不是真地来了一只吃人的老虎。”方正拉了秦楚元说。